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一四七回 黃天霸探訪賊宅 惡家奴謀害賢臣

話說天霸雖得了大人消息，不知是吉是凶。與關小西躡到惡人房簷，潛身繞至內舍房後坡，隱住身形。幸喜這一晚天無月色。好漢低聲道：「關哥，飛簷走壁，料你不行。你在這裡等著倒妥，也看著衣服。我先到裡邊探探的確下落，回來好叫你再搭救大人出來。倘有了失閃，我須得發個誓，不論男女老少，殺個煙滅灰無，滾湯潑老鼠——一窩兒命盡。」小西答應說：「就是如此，千萬老弟你可想著我些，別忘了我。」天霸說：「放心罷！」天霸順著瓦甍，出滑出溜，登時不見。不言小西老等，且說天霸來至惡人內舍房上，閃目各處觀看，但見各屋都是明燈亮燭，人語喧嘩，滿院總不斷行人。此時好漢穿著綁身小襖，緊係搭包，背插單刀，外帶鏢三支，腰掖甩頭一子，在房上隱住身形。先看一看，不知哪是惡人的住房，也不知大人在何處，只急得眼中冒火。猛聽下面有婦人之聲，這個說：「妹子快快的收拾罷，爺在書房等急了，把我罵了一頓。」又聽那個婦人說：「是咧，剛把鍋子煽好，這又蒸饅頭，還又炒野雞片兒，一個人何曾得空閒兒？」又聽一個婦人笑嘻嘻的罵道：「浪東西呀！不用說咧，提防少時還叫收拾一桌果酒呢。爺頭裡吩咐咧！今晚間要合楊大的妹子，還有個小寡婦兒，今晚成親呢。但願搶來的小寡婦應允了那宗事，咱爺耍弄上手，一高興一樂，多賞你個臉兒，叫你陪著睡一夜，豈不得福兒？」又聽那個婦人照臉撲的啐了一口，罵聲：「挨漢子的老養漢精！別說嘴咧！你問問他幾時敢合我撒野來？只當是你呢！那一晚叫他擠在過道兒，摸著奶子，硬叫你與他啞舌頭，咬了好幾個嘴兒。罷了，別說嘴咧！」幾句話，說得那個婦人臉上臊的滿面通紅，搭訕著，連忙煽火鍋子去咧！

好漢在房上聽了個明白，暗罵：這起不知羞的娼婦老婆，必是全被惡閻王養肥瘋了。不然，必不如此輕狂！好漢聽了多時，並未聽見大人的生死下落，恨不得一時找著老爺。復又轉想，何不趁早兒，繞到惡人的住房，隱住身形，再竊聽竊聽。

想罷，復施展飛簷的本領，猶如狸貓一般，順著房，隨著婦人的聲音，頃刻來至惡人的書房。上有天窗，前有卷棚。好漢於天溝內，隱住身形，順著天窗眼內望屋裡，聽得真切，看得明白。好漢於是向裡閃目暗暗竊視：只見炕上坐著一人，頭戴瓜皮軟帽，豹鼠尾，青紅穗，身穿藍緞細毛皮襖，青緞皮坎肩，腰繫花洋縐搭包。又見他方面大耳，白淨的臉兒，活象一個奸雄，就知是惡閻王羅似虎。兩邊伺候著幾個婦人，看樣是才吃飯，面前碗盞滿桌。天霸瞧畢，暗說：「吾看羅似虎這樣形勢，虛擔『惡閻王』三字。我混號叫『短命鬼』，合閻王拚一拚！」

好漢心中正自暗想。忽聽惡人說：「爾等把傢伙撤了罷，快叫喬四來。」僕婦答應，手端油盤而去。不多時進來一人，口尊：「舅太爺呼喚小的有何吩咐？」惡人說：「叫你不為別事，就是頭裡那個相面的，果然認準了他是施不全麼？」喬四說：「小的焉敢在舅太爺跟前撒謊。皆因小的見過幾次，如何認得錯呢？他親身到過我們霸王莊拜客，那時我就認準了。他又把我們爺拿進德州，當堂審問；小的在旁聽著，怎能認誤了？」惡人聞聽，冷笑一聲說：「是呀！你自然認得不誤。這屋內並無外人，你想你的主人是我的嫡親姊夫，他被施不全害得家破人亡，這個仇還不當報嗎？就只一件，你舅太爺並不犯上，這會子有點後怕起來咧！即是那府、州、縣官，不是你舅太爺誇口，只用我二指大的帖子，就叫他回家抱孩子去咧！縱要他的性命，也是稀鬆。你舅太爺為人，你向日也知道，我是那樣怯敵麼？就只是這個施不全，我聽大太爺回家說過，他是施侯爺的兒子，係蔭生出身，初任作江都縣，辦事很好。皇上喜愛他，把他越級升了順天府尹。最是難纏，一進朝立即參了皇親索國舅；二次又參倒了御前兩名總管梁九公、李玉康。康熙佛爺偏喜歡他，把他又升了倉廠總督。如今又派出山東放糧，外兼巡按，奉旨的欽差。哥兒，你可估量著，別給我惹這個窮禍。」

惡棍在屋內所講言詞，天霸在房上俱都聽見，才知施大人還有命，就只是不知現在哪裡。好漢腹內暗說：「細聽口氣倒有因兒。惡棍意思，恐惹不了，八成有放老爺之心。但願神佛暗中催著羅似虎釋放了大人，我也就不肯傷人性命咧！免得他一門同遭橫死。」天霸想罷，又聽喬四說：「舅太爺此話說得不合理。小的斗膽說：既有此心，就該早吩咐。為何業已行出，又有悔心？頭裡既把欽差重打了一頓馬鞭子，衣衫俱都打破，臉皮亦破損，順著腦袋流血。後又把他幽囚起來，只等天黑，就要害他性命。如何又後悔要放他呢？如果要是相面的，放與不放都是稀鬆；要準是施不全前來私訪，如放了他，那禍可不小。那時咱爺們要想逃生，萬不能夠。咱爺們還是小事，只怕大舅太爺，罪也非輕。這是小的拙見，是與不是，望舅太爺酌量而行。」惡人一聽喬四之言，倒沒主意了，叫聲：「你坐下，咱們商量商量。」惡奴說：「舅太爺只管放心，這點小事兒，交給小的。別管他是施不全不是施不全，但等夜靜了，用刀把他殺死，分為八塊，用口袋裝上，背到菜園子裡，捺在井中，就算完了賬咧！明日縱有人來找尋，只說有個相面的先生，相了會子面出來了，不知去向。誰知就是咱家害了他咧？」惡棍點頭說：「這也倒罷了，倘或他是相面的，明日又有施不全來在咱景州下馬，我心裡有點子懷著鬼胎。怎麼說咧？我素日的聲名在外。耳聞施不全愛管閒事，萬一他要尋著我的晦氣，那卻怎麼樣呢？雖說我有書字到京，告訴你大舅太爺，求他不論怎樣使個法子，壞了施不全咧！怎奈遠水難救近火。俗語說的好：『未曾水來先壘壩。』無的說咧，你再想個法兒，要保我的臉。哥兒，你是知道我是最肯花錢的，我一百二兩銀子新買的那個小使女玉姐賞了你。再看家裡也無什麼事，你到長辛店當舖內管點事，強如閒著。」

惡奴聞聽，心眼都樂，就勢兒趴下磕了三個頭。復又站起來，把腦袋一低，得了一計，口尊：「大爺，此事除非這樣而行。小人想起一人來，我去找他，至容易。施不全若是明日下了馬，必往金亭館驛。舅太爺須得破些錢財，小的托他行刺。若問此人是誰，提起來舅太爺也知道，他是真武廟的六和尚：武術精通，專能飛簷走壁，又有膂力。從先做個綠林，在霸王莊閒住過，與我兄是莫逆之交。因為犯事怕被拿，才削髮為僧，硬霸佔了真武廟。住持被他殺了，掩滅蹤跡。我回家主到過廟內。他雖說出家，甩不落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字，專好錢財，廣交江湖朋友。俗家姓陸，名陸保，人稱他為六師父；聽說如今又起了個出家法名叫惠成。使的兵器，小的曾見過，是兩把戒刀，□斤以外。還有宗暗石子，打人百發百中。若叫此人行刺，施不全有死無生。」不知到底害得施公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